

## 中东政治

## 北非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类型分析\*

廖 静

**摘 要:** 法国是北非穆斯林移民人口最多的欧洲国家。2011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后,大批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导致法国穆斯林融入问题更加突出。从1852年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至今,法国社会接纳了四代北非穆斯林移民,这些移民在融入法国社会的过程中大致形成四种类型:移民殖民同化型、双向互动融合型、移民更改国籍归化型和具有多样性的分化型。总的来看,仅有少数北非穆斯林成功融入法国社会从而成为“新法国人”,而多数仍以穆斯林定义个人身份,使法国政府的穆斯林融入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关键词:** 法国;北非;穆斯林;殖民同化;身份认同

**作者简介:** 廖静,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7)06-0103-1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系国家留学基金委2016年度国外教育调研专项访问学者项目([2016]3183)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规划项目“法国阿拉伯裔女性穆斯林群体问题研究”(2015114026)的阶段性成果。

中东剧变以来,尤其是 2011 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后,非洲大批穆斯林难民涌入欧洲地区导致当地穆斯林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日益凸显。法国作为北非穆斯林移民人口最多的欧洲国家,近年来本土伊斯兰极端主义呈现上升趋势。受此影响,法国国内的恐怖暴力活动日益严重。法国国内安全形势的恶化和欧洲地区反伊斯兰极右翼思潮的整体抬头,使得穆斯林与法国主流社会的良性互动受到严重影响,穆斯林融入法国主流社会变得更加艰难。近年来,欧美、伊斯兰国家和国内学界对法国穆斯林问题的关注度持续上升,这些研究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考察法国世俗主义和伊斯兰宗教信仰对立与共存的关系,代表作有弗朗索瓦·嘎丝芭的《头巾与共和国》<sup>①</sup>,作者认为法国社会需要抵制“伊斯兰威胁”;穆罕默德·迈德尼的《安达卢西亚情结与欧洲的伊斯兰化》<sup>②</sup>,作者认为法国世俗信仰与伊斯兰宗教信仰是敌对关系,认为伊斯兰终将战胜世俗,通过变革帮助欧洲人民实现自由和公正。二是聚焦法国“共和模式”的局限,代表作有萨阿迪·巴兹耶尼的《法国的伊斯兰头巾战争》<sup>③</sup>,作者以头巾为切入点详述了穆斯林在法国“共和模式”下遭遇的信仰危机及由此产生的系列社会问题;李明欢的论文《“共和模式”的困境——论法国的移民政策研究》探讨了当代法国移民政策的基本走向及社会效益<sup>④</sup>。三是分析北非穆斯林移民在法国遭受的各类社会歧视,代表作有开放社会基金出版的《巴黎穆斯林》<sup>⑤</sup>和《马赛穆斯林》<sup>⑥</sup>,这类专著综述了穆斯林在社区、教育、就业、住房等各个方面的生活现实和遭受的歧视。本文基于对多语种文献的分析,结合笔者在法国穆斯林移民社区的实地调研,探究北非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基本路径及其相关问题。

## 一、第一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的殖民同化

法国第一代北非穆斯林移民通常是指自 1852 年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至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移民至该国的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阿拉伯穆斯林。当时,法国政府允许北非穆斯林移民集体移民法国,主要是出于法国大规模工业革命时期国

① Françoise Gaspard, Farhad Khosrokhavar, *Le foulard et la Républ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5, pp. 23-36.

② [叙利亚]穆罕默德·迈德尼:《安达卢西亚情结与欧洲的伊斯兰化》(阿拉伯文),大马士革:拉斯兰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1 页。

③ [阿尔及利亚]萨阿迪·巴兹耶尼:《法国的伊斯兰头巾战争》(阿拉伯文),阿尔及尔:荷马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2 页。

④ 李明欢、[法]卡琳娜·盖哈西莫夫:《“共和模式”的困境——法国移民政策研究》,载《欧洲研究》2003 年第 4 期,第 61 页。

⑤ Valerie Amiraux, *Muslims in Paris*, London: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2012.

⑥ Françoise Lorcerie, Vincent Geisser, *Muslims in Marseille*, New York: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2011.

内劳动力严重不足、需要大量季节性劳工的考虑,两次世界大战造成法国青壮年男性的大幅减员,导致法国亟需补充兵员和劳工。

法国政府对第一代北非穆斯林移民采取了强制性的殖民同化政策,政策目标是以法国文化取代移民原有的马格里布殖民地文化。在行政法规上,法国实施一刀切政策,将同一套规则强加在北非穆斯林移民身上,无视他们来源地、宗教信仰、社会背景和经济状况的差异。<sup>①</sup>在经济上,法国政府无视殖民地本身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强行青壮年劳动力赴法务农或参战,甚至将殖民地经济改造成以生产和出口单一经济作物为主的畸形殖民地经济。<sup>②</sup>由于北非本土青壮年农民的流失和殖民者的经济改造,当地原有的乡村经济几近解体,大批农田荒芜或被挪作他用,使得第一代移民返回故乡后无事可做,只能选择再次出国务工,务工收入因此成为他们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文化上,法国政府强迫北非穆斯林移民将法语作为工作语言,<sup>③</sup>迫使他们接受法国人的生活方式,以期他们最终能够融入法国社会。那些回到故土的移民操着法国口音的阿拉伯语,脱下传统大袍,穿着体面的西式衣服,挥霍无度,频繁出入因他们而建的乡村咖啡馆和电影院中。<sup>④</sup>

在北非穆斯林移民看来,法国的殖民同化政策是强制性政策,这可从阿拉伯语和法语用词中得到印证,如“同化”一词在两种语言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sup>⑤</sup>在法文语境中,“同化”假定法国是世界的中心,是最具人权的地方,要求在法国的外国人及其后代在生活方式上与法国人保持一致;<sup>⑥</sup>而在阿拉伯文的语境中,“同化”则指殖民列强在殖民地塑造价值观、建立教育机构、传播西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过程,<sup>⑦</sup>因此“同化”一词本身就带有歧视他者的含义。由此可见,在法文和阿拉伯文的不同语境中,同化的内涵实质上反映了“谁适应谁,谁被谁同化”的问题。阿拉伯人还认为,法国推行的同化政策是“虚伪的同化”。一方面,事实上不平等的同化政策是虚伪的。法国政府的同化政策通过社会和政治契约界定“公民”。该政策规定,只

① Martin Deming Lewis, "One Hundred Million Frenchmen: The 'Assimilation' Theory in French Colonial Poli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4, No. 2, 1962, p. 131.

② 孙吴:《法属非洲经济殖民化历史进程》,载《西亚非洲》2000年第3期,第53页。

③ Martin Deming Lewis, "One Hundred Million Frenchmen: The 'Assimilation' Theory in French Colonial Policy," p. 131.

④ [阿尔及利亚]阿卜杜·马立克·赛义德:《异国梦魇和移民的遭遇》(阿拉伯文),阿尔及尔:文化部国家史前人类历史文明研究和知识技术推广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52-54页。

⑤ 中文语境中的“同化”是指文化整体或部分地丧失本文化特征而变成另一文化的现象。参见石奕龙:《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页。

⑥ Tribalat Michèle, *Assimilation: La fin du Modèle Français*, Paris: Éditions de Toucan, 2013, p. 391.

⑦ [埃及]巴西姆·拉兹格·迈拉祖格:《非洲政治思想中非洲身份的比较研究》(阿拉伯文),开罗:阿拉伯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278页。

要接受法国价值观的人都可以成为法国人,享有同等公民权;法国以此为荣,认为它“使法国在世界上凸显人道国家的地位”。但在北非穆斯林移民的眼里,同化政策未能触及或解决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因而视之为“虚伪的同化”。另一方面,法国执行双重标准的同化政策,一直拒绝自己被其它社会文化形态所同化,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对法语的维护和坚持就是明证。<sup>①</sup>法国人和阿拉伯人对同化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同化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以下悖论:既然法国可以同化他者,那么它也可以被他者同化。

不难看出,法国同化政策具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因而遭到了第一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的排斥。第一代移民在法国时自我隔离,其目的是想尽快完成工作回国,并不打算长期在法国呆下去。他们选择不同法国社会接触,却与母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聚居的社区甚至被法国人戏称为难民世界。第一代移民及其家人都认为,如果不回母国,要么是他们在法国迷失了自我,缺乏自制力;要么是他们喜欢城市生活,背离了农民的价值观;要么是他们太贪婪,<sup>②</sup>对金钱的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第一代移民节衣缩食,努力存钱,通过同乡将自己在法国赚到的大部分收入带回故乡。<sup>③</sup>

法国的第一代北非穆斯林移民基本保持了北非农民的特性,坚守母国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认同。从这一点上看,法国政府同化第一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的政策和努力是失败的。

## 二、第二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的融合

第二代北非穆斯林移民通常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自愿移民到法国的劳工移民。不同于第一代移民,第二代移民的迁徙既是个人的自发行为,也是阿拉伯人和法国政府双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第一代移民客观上造成

---

<sup>①</sup> 长期以来,法国政府把保护和推广法语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将其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不同历史时期,法国政府曾多次颁布法律,强制在国内使用法语,尤以 1994 年的《杜邦法》最具代表性。该法律明确规定在工作、消费、广告、媒体、政府部门、教育和科研领域必须使用法语。此外,法国还设立了多个机构专门负责语言政策和相关法律的实施。其中,术语和新词总委员会专门负责开发和推广新术语,保护法语的纯洁性,应对外来语冲击。参见梁建生:《法国想方设法维护法语》,载《中国文化报》2016 年 9 月 5 日,第 3 版。

<sup>②</sup> 贪婪是阿拉伯人最为憎恶的品性之一,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就有许多谴责贪婪的故事。

<sup>③</sup> [突尼斯]伊本·迪纳尔、穆罕默德·卡西姆,《突尼斯历史》(阿拉伯文),突尼斯市:突尼斯文明保护国家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81 页。

了北非马格里布国家社会的“去农业化”(depeasantization)<sup>①</sup>进程,导致农民既无田可种,也不愿意重新务农,只能选择海外务工。另一方面,法国战后工业重建过程中存在约100万至150万的劳动力缺口。<sup>②</sup>

为加快战后重建,法国政府调整了移民政策,将以往强迫型同化政策改为与移民相互受益的融合政策。法国为百余万北非穆斯林开辟了赴法政治避难和劳工移民的通道,鼓励移民通过合法劳动成为法国公民,宣称“只要认同法兰西,就可以成为法国公民”<sup>③</sup>。同时,法国允许移民在遵守法国法律的前提下保留本民族文化传统,<sup>④</sup>并陆续批准了在法本土修建小型清真寺的要求。<sup>⑤</sup>

然而,法国政府针对第二代北非穆斯林的融合型移民政策距离互利共存的既定目标尚存在一定差距,作用也十分有限。

首先,该政策在理念上存在天然缺陷。法国将“适应”(adaptation)和“共和同化”的概念引入到融合政策中,使原本相互受益的融合变成了单一的殖民同化。在穆斯林移民看来,“共和同化”结合了两种表面上和谐但本质上冲突的原则,其话语本身仍是信任“自我”和歧视“他者”。一方面,官方将“共和同化”表述成“科学的和谐”;另一方面,“共和同化”对移民实现社会融合的设想过于理想化,因为融合是一个持续发生的过程,融合的实际效果难以被预测。因此,共和同化实际上是殖民同化在后殖民时代的代名词。

其次,在实践上,融合型移民政策是一种歧视性政策。因为法国在实践融合政策的过程中采取了选择性融合,仅接受移民的劳动力身份,不接纳移民的思想文化。法国将雇工分为本国劳工和移民劳工,将阿拉伯人占主体的移民劳工的工作领域限定在汽车制造、公共建筑、化工原料等对技术要求最低的行业生产流水线上。<sup>⑥</sup>这类工人通常被称作熟练工人(Ouvrier Spécialisé,简称OS),从事这类工作的人既不需要

---

① 去农业化是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原因或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或是资本涌入带来的结构性调整,其结果都是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发生了对农民实际的或是变相的无产阶级化。

② 宋全成:《欧洲移民研究——二十世纪的欧洲移民进程与欧洲移民问题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③ Eloisa Vladescu, “The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 Groups in France: Myth or Reality?” *Jean Monnet/Robert Schuman Paper Series*, Vol. 5, No. 39, 2006, p. 4.

④ Sylvia Zappi, “French Government Revives Assimilation Policy,” *Mig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Feature/print.cfm?ID=165>, 登录时间:2016年12月28日。

⑤ Marcel Maussen, “Islamic Presence and Mosque Establishment in France: Colonialism, Arrangements for Guestworkers and Citizenship,”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33, Issue 6, 2007.

⑥ [阿尔及利亚]阿卜杜·马立克·赛义德:《异国梦魇和移民的遭遇》(阿拉伯文),第81页。



高中毕业会考文凭<sup>①</sup>,也不需要高技能要求,且职业上升空间极小,难以凭借自身努力或工作年限成为技术工人(Ouvrier Professionnel,简称 OP),得不到应有的技术认可和社会地位。在法国布洛涅-比扬(Boulogne-Billancourt)古镇的雷诺汽车厂里,由阿拉伯移民劳工构成的熟练工人占工厂工人总数的 59%,而包括技术生产、安装在内的几乎所有技术工种岗位都留给了法国人,即使是最能干的阿拉伯劳工,多年工作后至多只能晋升至最低级的技工(P1)<sup>②</sup>。P1 级是法国人入职的起点,一般入职后很快能得到晋升。在阿拉伯移民看来,熟练工人不仅是技术定义,更是社会定义,难以晋升充分体现了法国社会对阿拉伯移民的歧视。即使个别阿拉伯熟练工人最终取得法国籍,仍被工头视为是“从饥饿的移民到法国求面包的人,只要给面包就能对他们发号施令”。同理,即使某些阿拉伯熟练工人希望通过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摆脱熟练工人的工种束缚,法国社会和雇主也不给他们提供再培训的机会和条件,也毫不关心他们是否具备职业上升空间和从事其他技术行业的能力。<sup>③</sup>

法国融合型移民政策在理念和实践上存在单向融合的特征,使得第二代北非穆斯林移民既无法真正融入法国社会,也无法认同这一移民政策。移民的社会融入取决于他们的工作、住房、教育和健康情况。对于事实上被终生限制于熟练工人工种的第二代北非穆斯林劳工移民而言,在工作上,他们处于职业分工的最底层,缺乏晋升机会,工作的意义仅是为了生存,无法带来自我价值实现和获得感;在住房上,这些移民通常 7~8 人聚居在郊区的一间房间里,空间局促,卫生堪忧;在教育上,他们的过往经历没有赋予他们计算成本和收益的能力和进行长期规划的动力,现实状况也没有给予他们接受再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在健康上,一旦生病或发生意外,等待他们的便是失业和失去医疗保障。上述现实造成了许多来自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

---

① 高中毕业会考文凭(Baccalauréat,简称 BAC)是法国高中学制结束后,学生为进入大学、大学校预备班或就业必须参加的考试,是法国职场对学历要求的基本门槛。

② Abdelmalek Sayad, *The Suffering of the Immigrant*, David Macey, trans., New Jersey: Wiley, 2004, p. 124.

③ 2016 年至 2017 年笔者在法国访学期间曾采访过一名雷诺汽车厂退休的阿拉伯移民熟练工人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表示自己可以做技术工的活,甚至可以做工头的活,但却当了一辈子熟练工人。穆罕默德工作期间,那些刚毕业来工厂做工头的法国青年,开始什么都不懂,他教会他们技术知识,几个月后,这些法国青年无一例外地都获得了晋升。穆罕默德认为,无论他多么努力,薪酬和社会地位都不会发生改变,决定他薪酬和社会地位的并不是他的工作绩效,而是他的阿拉伯人身份。同样的工作,法国人拿的工资是阿拉伯移民的两倍。在法国人看来,阿拉伯人是低贱的,从事的工作理应是最差的。穆罕默德指出,法国人不会把阿拉伯移民等同于熟练工人,根本不想给他们平等的社会地位。

阿拉伯移民被法国医疗界诊断为患有“爆炸性精神异常”<sup>①</sup>。患有此类疾病病人的唯一症状是假想自己的病情,通过不断吃药证明自己并没有被治愈。但从医生的角度来说,疾病被治愈后,病人继续服药的强迫行为不合逻辑。研究这类疾病的西方病理学学者一直努力为这种疾病正名,论证这种病的产生是合理的精神性疾病。虽然爆炸性精神异常在病征上表现为病人的神经质、歇斯底里、沮丧绝望、偏执、装病、欺骗等,但不可否认这也是移民在面对残酷社会现实时产生的一种刻意为之的病症。<sup>②</sup>

法国第二代北非穆斯林移民虽然和法国人共同从事经济活动,在文化上也有所交流,但双方都没有实现理想中的融合。因此,法国政府融合第二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的政策努力在总体上仍以失败而告终。

### 三、第三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的归化

第三代北非穆斯林移民通常是指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因家庭团聚政策移居法国的移民以及前两代移民的子女。第三代移民大多申请了法国国籍,或因在法国出生、长大而自动获得国籍<sup>③</sup>。与前两代移民不同,第三代北非移民的身份从劳工移民变成了屯垦移民<sup>④</sup>。这是全球化背景下法国移民生态发展的自然选择,也是法国和北非穆斯林双方斗争、妥协的结果。一方面,尽管法国在 1974~1975 年遭遇了经济危机,劳动力市场过剩,“融不进、回不去”的北非穆斯林移民与当地劳动力构成了矛盾的竞争关系,但随着前两代北非穆斯林移民在法国的社会积淀,法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必须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良性移民模式归化前两代未归国的移民及其后代。另一方面,北非马格里布国家的民众因先后经历了法国殖民和移民法国,本土政治、经济和文化深受法国影响,难以回归殖民前的社会生态,造成已经移民法国的当地人“一呆就是一辈子”,没有移民的民众部分也选择了移民。

因此,法国在制定政策时注重法律上的归化问题,开始关注如何让这批移民真正成为法国公民,突出表现在放宽了对移民子女入籍的要求。1973 年法国《国籍法》

① 法国外科医生、病理学家布利索(Édouard Brissaud)认为,爆炸性精神异常(sinistrosis)是一种病理学态度,即病人拒绝承认疾病被治愈,因为病人相信,就他所遭受的痛苦而言,他没有获得法律规定的应有赔偿。参见 Didier Fassin and Richard Rechtman, *The Empire of Trauma: An Inquiry into the Condition of Victimhood*, Rachel Gomme, tra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7.

② [阿尔及利亚]阿卜杜·马立克·赛义德:《异国梦魇和移民的遭遇》(阿拉伯文),第 216-218 页。

③ 传统上,取得法国国籍主要依据血缘制(亲生父母中一人为法国人)和出生地制(出生在法国境内)。1973 年《国籍法》和 1998 年《新国籍法》都对非法国人获得法国公民权的条件作出了具体规定。

④ 联合国移民问题高级顾问彼得·史托克(Peter Stalker)将移民分为五类:屯垦移民(settlers)、契约劳动移民(contract workers)、专门技术移民(professionals)、没有身份的劳动移民(undocumented workers)、难民和庇护申请者(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第 23 条规定,北非移民的第三代出生时就自动拥有公民权;第 44 条补充规定,出生于法国的第二代北非移民自 13 岁到 18 岁定居法国的,如不主动声明放弃法国公民身份权利,且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也可以获得公民身份。<sup>①</sup> 1998 年法国《新国籍法》<sup>②</sup> 补充规定:出生在法国的父母双方均为外国人的孩子,若自青春期起就在法国生活,至 18 岁时可通过申请直接获得法国籍。《新国籍法》还对在法国连续生活的期限进行了修订,将此前规定的必须连续居住 5 年以上改为可不连续居住满 5 年以上。<sup>③</sup> 在文化上,法国要求申请入籍者必须签署《移民接待与融入合同》(Le Contrat D'accueil et D'intégration,简称 CAI),并将法语掌握程度作为重要考核标准之一。<sup>④</sup>

归化政策虽然成功解决了绝大部分第三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的法国身份问题,却未能在文化上归化他们的思想。首先,法国和北非穆斯林移民对归化的理解大相径庭。在法国国家秩序的内在逻辑中,归化的移民应该在身份和道德上完全融合到法国的自然性中,应该将归化法兰西视作一种特权和无上荣耀,应该主动地、竭尽所能地模仿法国本土文化和习俗。<sup>⑤</sup> 但在阿拉伯人的逻辑中,归化是一种背叛。在政治上,归化是对原有国籍的背叛。阿拉伯先辈们曾历经艰辛、经多年抗争才摆脱法国殖民者的奴役而独立建国,争取到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人、摩洛哥人这些独立的国民身份,如今选择归化被认为是主动回到殖民者阵营的“变节”行为。在民族层面上,归化被认为是一种倒退。北非国家的阿拉伯人曾反抗法国当局在殖民期间推行的“土著法规”(Code de l'indigénat),努力摆脱二等公民地位,在他们看来,主动选择归化等同于对过去殖民同化的认可。在道德上,阿拉伯人认为归化是可耻的叛国行为。几乎所有成功申请归化的阿拉伯移民都认为自己背叛了原生集体,与原生集体产生裂痕,会遭到家乡父老的谴责,许多人还因此怀有深刻的负罪感,认为自己是卑鄙的人,会遭到天谴,死后会进地狱<sup>⑥</sup>。

其次,归化本身具有多重含义。在法律层面,归化是以获得公民身份为标志的政治行为。在实践层面,归化是涉及信任、荣誉、尊严、权利和义务的社会文化行为。法国实施归化政策时,只停留在法律层面,没有在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

① 张莉:《西欧民主制度的幽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9 页。

② Christophe Bertossi and Abdellali Hajjat, *Country Report: Franc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lorence,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and EUDO Citizenship Observatory, January 2013, p. 16, <http://eudo-citizenship.eu/admin/?p=file&appl=countryProfiles&f=France.pdf>, 登录时间:2017 年 2 月 7 日。

③ 1996 年,42% 出生在法国的外国移民孩子在申请法籍时被拒,因为他们自 16 岁离开学校后就失业,无法提供这段时间内与法国任何一个机构存在关系的证明。针对这一问题,1998 年法案做了相应修订,放宽了入籍条件。

④ D. Pepper Culpepper et al., *La France en Mutation 1980-2005*,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06, p. 62.

⑤ Eloisa Vladescu, "The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 Groups in France — Myth or Reality?" p. 6.

⑥ Peter Sahlin, *Unnaturally French: Foreign Citizens in the Old Regime and After*,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9.



等实际生活中给予移民相应的国民待遇。在教育方面,法国政府奉行的精英教育使家庭条件差、父母文化水平较低的移民家庭的子女只能选择在学风较差的学校接受教育,而在这些学校读书的孩子通常不能完成学业。<sup>①</sup> 在就业方面,受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价格上涨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从事煤矿、纺织业和重冶金业等传统工业的北非移民首当其冲面临失业和淘汰。移民群体的失业率是法国本土公民的两倍,北非裔移民的失业率则更高。<sup>②</sup> 1990 年法国穆斯林失业率达 26.2%,1999 年上升至 35.3%。<sup>③</sup> 在住房方面,北非裔法国人通常聚居在城市郊区贫困、脏乱、拥挤街区的廉租房里,久而久之形成了贫民窟。和世界所有贫民窟一样,当地人口密度高、居民收入低、缺乏管理、环境脏乱、犯罪率高,充斥着黑市交易和单亲家庭。尽管经济上稍有改善的北非移民家庭都会第一时间选择离开这里,但统计数据显示,至 20 世纪末,仍有约 50% 的北非移民家庭住在此类地区。<sup>④</sup> 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北非裔穆斯林的工伤和意外比例远超法国人<sup>⑤</sup>,又因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受伤后通常得不到有效治疗,导致同法国医疗机构之间的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双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sup>⑥</sup>

尽管法国在法律层面上赋予了第三代北非穆斯林移民法国国籍,却没有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中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国人,即拥有法国人的身份认同。一方面,第三代移民认为自己只是通过法律程序的“纸上的法国人”,在就业、教育、医疗、文化等诸多领域仍倍受歧视,生活在“平行社会”中。<sup>⑦</sup> 第三代“出生即归化”或“有

① 2016 年至 2017 年笔者在法国访学时曾采访过一名出生在法国阿尔及利亚移民家庭的职业摄影师努尔丁。努尔丁的父亲在二战结束后从阿尔及利亚山区到法国北部农场务农,后在瓦朗谢纳(Valenciennes)煤矿工作;母亲因家庭团聚政策到法国后一直是家庭主妇。努尔丁在家里 7 个孩子中排行第 4,幼年时因颇具足球天赋受到过一个法国家庭的慷慨资助,从而完成了大学学业,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在采访中,努尔丁表示,他的成功在他居住的社区是奇迹,因为在他所有的朋友、街坊、小学和中学同学中,他是唯一考入高中,取得高中毕业会考文凭,进而拿到大学文凭的人。他朋友的命运几乎无一例外是辍学、失业、蹲监,甚至吸毒或染上艾滋病。

② Jonathan Laurence and Justin Vaïsse, *Integrating Islam,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hallenges in Contemporary France*,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6, p. 32.

③ Hervé Vieillard-Baron, “Les Quartiers Sensibles, Entre Disqualification Visible et Réseaux Invisibles?”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Géographie*, [http://archives-fig-st-die.cndp.fr/actes/actes\\_2005/vieillard-baron/article.htm](http://archives-fig-st-die.cndp.fr/actes/actes_2005/vieillard-baron/article.htm), 登录时间:2016 年 10 月 2 日。

④ Jonathan Laurence and Justin Vaïsse, *Integrating Islam,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hallenges in Contemporary France*, p. 36.

⑤ Elisa Menegatti,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Promoting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6, p. 2.

⑥ Lori Maria Walton, Fatima Akram and Ferdosi Hossain, “Health Beliefs of Muslim Women and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Care Providers: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Health Beliefs of Muslim Women,” *Online Journal of Health Ethics*, Vol. 10, Issue 2, 2014, <http://aquila.usm.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32&context=ojhe>, 登录时间:2017 年 1 月 10 日。

⑦ 宋全成:《穆斯林移民在欧洲:身份认同及其冲突》,载《西亚非洲》2016 年第 1 期,第 23 页。

条件归化”的阿拉伯移民不可能、更不会对法国产生强烈的爱国情感。在他们眼里,法国籍只是“防止被驱逐的疫苗”<sup>①</sup>,因为这一法律身份在理论上可以保护他们不被驱逐。除此之外,归化并没有带来改变,既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阿拉伯移民在法国的生存状态,也没有改变他们个人的实际社会身份。另一方面,这代人也不愿意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法国人。出于功利心态,第三代移民利用归化改变国籍,认为自己只是改变了国籍文件,没有改变自己的实际身份。与此同时,他们不仅没有对新的法国国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法国政府期望的感恩心态,相反,他们却认为法国给予他们国籍只是为殖民时期的罪孽还债。因此,法国归化第三代穆斯林移民的努力再次遭遇失败。

#### 四、第四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的分化

第四代北非穆斯林移民通常是指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出生在法国北非移民家庭的后裔。这批“新法国人”从小在法国接受现代法国教育,和法国人一样熟悉法国文化和语言。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家庭接受了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履行礼拜、斋戒、食用清真食品、女性佩戴头巾等宗教义务和习俗。对这代具有移民家庭背景的穆斯林而言,法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法国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高居不下,民众排外情绪严重;另一方面,受 2001 年“9·11”事件后全球反伊斯兰思潮高涨以及近年来法国本土频繁遭遇恐怖袭击的影响,以勒庞(Marine Le Pen)为首的右翼势力在政坛崛起,法国社会“伊斯兰恐惧症”日渐加剧,对北非穆斯林移民的恐惧与仇视情绪正在上升,对恪守传统的穆斯林提出了更多限制。2004 年,法国国民议会以 494 票赞成、36 票反对表决通过了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的提案,之后这一颇具争议的提案在参议院以 276 票赞成、20 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后正式成为法律。<sup>②</sup> 2016 年 8 月,法国 20 多个沿海城市颁布了“布基尼(burkini)”<sup>③</sup> 禁令。

然而,第四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的生存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的身份虽然都是法国人,但在语言文化、经济地位、社会融合与社会关系等社会学意义上的归化指标方面,获得的社会资源反而更少。在变化的社会环境与不变的生存条件的

<sup>①</sup> Arjen Leerkes, *Illegal Residence and Public Safety in the Netherland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11.

<sup>②</sup> 宋全成:《欧洲移民研究——二十世纪的欧洲移民进程与欧洲移民问题化》,第 310 页。

<sup>③</sup> 布基尼是一些保守派穆斯林妇女穿戴的遮盖肌肤的泳衣。布基尼禁令颁布后不久,在穆斯林和法国人权组织的强烈抗议下,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裁定暂时停止实施该禁令,随后法国多个城市取消了该禁令。

双重压力下,第四代北非穆斯林移民出现了分化,其中少数人已迈入中产阶级,较好地融入法国社会,但多数人仍生活在社会底层,游离于法国主流社会之外。

针对迈入中产阶级的北非裔法国人,美国普渡大学副教授毕曼(Jean Beaman)曾在2008~2009年间访谈了45名出生在法国的北非裔年轻人。访谈对象都取得了高中毕业会考文凭,从事新闻记者、律师和银行职员等专业技术领域的工作。毕曼的研究显示,得益于较好的教育背景和职业技能,这些进入法国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已经较为成功地融入了法国社会。在宗教上,尽管他们仍保留了伊斯兰信仰,但倾向于将自己定义为“世俗化的穆斯林”或“文化上的穆斯林”,并将自己的宗教行为保留在私人领域,不强加于他人,也不在公众场合强调自己的宗教身份。<sup>①</sup>

与中产阶级的穆斯林相反,处于社会底层的北非裔青年,却不认为自己是完全意义上的法国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不清楚自己的国籍归属。陶菲克·伊兹迪欧(Taoufiq Izzediou)是一名来自摩洛哥马拉喀什的舞蹈家,长年定居法国。他的作品大多反映阿拉伯移民在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之间的迷茫和无所适从。陶菲克的新作《警示》(*En Alerte*)中有这样一段阿拉伯文独白:“我是阿拉伯人?我是法国人?我是谁?”<sup>②</sup>在身份认同上,第四代北非穆斯林移民中许多人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穆斯林,而非法国人。在法国大城市郊区的廉租房里,聚居着大批无业或失业的穆斯林青年,该群体的失业率高达50%以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雇主的偏见、自身资质欠缺、法国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地位低下等。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地位低下是造成该群体失业的重要原因,即经济学家定义的法国劳动力市场固化分层,将劳动者划分为“局内人”(insider)和“局外人”(outsider)。<sup>③</sup>年富力强的穆斯林失业青年把法国郊区变成了有色人种争夺势力范围的战场。2016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二台推出了一部名为《法国伊斯兰教》(*Islam in France*)的纪录片。该纪录片部分拍摄于巴黎西部市郊南泰尔(Nanterre)。自20世纪80年代起,大批北非穆斯林移民聚居在南泰尔,时至今日,该地已建造起三座清真寺和两所穆

<sup>①</sup> 参见 Jean Beaman, “As French as Anyone Else: Islam and the North African Second Generation in Fran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50, No. 1, 2016, pp. 41-69. 笔者在法国访学期间,曾访谈过数名有着类似背景的马格里布第四代移民青年,他们感谢并热爱法国,更认同自己的法国人身份,认为北非祖国是一个值得尊重但遥远的存在。

<sup>②</sup> Taoufiq Izzediou, “EN ALERTE,” Le Théâtre du Bois de L’Aune, Mardi 13 décembre 20H30. 该剧目在欧洲很多地方上演。

<sup>③</sup> Robert S. Leiken, *Europe’s Angry Muslims: The Revolt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50.

斯林私立学校,<sup>①</sup>是一个高度伊斯兰化的社区。住在当地的穆斯林青年生活贫困,失业率高达 24%,经常与法国警察发生冲突。在纪录片的采访中,当地青年普遍表示,他们深受社会歧视,认为自己和法国社会之间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部分青年还对法国社会表达了憎恶,认为法国警察会因为他们的阿拉伯人身份无故殴打甚至拘禁他们。在南泰尔的穆斯林家中,房间装饰保留了北非风格,电视里播放的是北非电视台的节目,家人使用阿拉伯语进行对话,父母常在孩子面前回忆殖民时期法国人对阿拉伯人的奴役和自己早年在法国务工的悲惨经历。据法国《世界报》(*Le Monde*)2005 年 12 月 17 日报道,过去八年,在巴黎郊区、里昂、图伦、里尔、尼斯和其它法国城市里,共有 8,700 辆摩托车、3 万个垃圾桶被焚烧,140 辆公交车遭石头袭击,255 所学校、233 幢公共建筑、100 所邮局、20 余个工作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总计造成价值 2 亿法郎的资产受损,其中 80% 是公共设施;4,770 人被逮捕,597 人入狱,其中 108 人是未成年人。<sup>②</sup>

穆斯林移民群体的分化是法国对前三代北非穆斯林移民同化、融合和归化努力失败后,出现在第四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群体中的必然结果。少数已进入法国中产阶层的北非裔青年人较为成功地融入了法国社会,成为实实在在的新法国人,对法国主流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对于那些尚处于社会底层,有北非移民背景的法国青年来说,北非阿拉伯裔就像是他们身上的污名<sup>③</sup>,令他们本就不如意的生活雪上加霜。与此同时,受法国民主自由思想熏陶成长起来的这些年轻人自我意识强烈,迫切需要为自己正名。于是,跨越国界的穆斯林身份成为他们的普遍选择。他们希望将这一身份公之于众,以此证明自己在法国的切实存在。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使得宗教认同的影响力持续上升,北非穆斯林移民对伊斯兰教认同程度的加深更增加了他们融入法国社会的难度。受此影响,极个别的北非裔穆斯林青年身上开始显现异化特征,这些青年甚至不惜以极端暴力方式彰显自己在法国社会的存在感。第一例法国本土“圣战”分子,24 岁的阿尔及利亚裔青年哈立德·凯卡尔(Khaled Kelkal)就是因遭受歧视最终变成恐怖分子的典型案例。他幼年随父母移民到里昂郊区,有 7 个兄弟姐妹。因家境贫困,哈立德

<sup>①</sup> Larbi Arbaoui, “Two Private Muslim Schools Opening in Nanterre, France,” *Morocco World News*, <https://www.morocoworldnews.com/2015/08/164509/two-private-muslim-schools-opening-in-nanterre-france>, August 1, 2015, 登录时间:2015 年 8 月 1 日。

<sup>②</sup> “After the Riots,”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7, 2005; Luc Bronner and Pascal Ceaux, “Le Bilan Chiffré de la Crise des Banlieues,” *Le Monde*, December 2, 2005.

<sup>③</sup> 北非裔阿拉伯移民的名字、外貌特征和口音,都成为他们在社会中最显而易见的污名,在媒体或别有用心者的利用和传播下,成为歧视移民的主要手段。

自幼在治安状况恶劣、暴力频发的街区生活,年少时就成了问题青年,曾二次因偷盗入狱,在狱中受到伊斯兰极端分子洗脑后,在返回阿尔及利亚老家探亲过程中被“伊斯兰武装组织”(GIA)招募并接受培训,后于1995年在巴黎圣米歇尔地铁站通过炸弹袭击造成8人死亡,以此报复法国政府支持阿尔及利亚军方镇压“伊斯兰拯救阵线”。<sup>①</sup>

## 五、结语

北非国家穆斯林移民法国的历程,最初始于殖民时期以男性个体暂时性行动为特征的劳工移民,后发展成当今以家庭群体永久性行动为特征的屯垦移民。随着移民身份从外国人变成法国人,北非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方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从第一代移民的殖民同化型过渡到第二代移民的双向互动融合型,进而转变为第三代移民更改国籍的归化型。在这一过程中,移民的身体和灵魂都与北非移出国、法国移入国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认同紧密相连,移民的心态和诉求也从旁观者转变成参与者。相比之下,法国对待北非移民的公共政策在根本上延续了早期的殖民政策,是一种具有后殖民时代特征的同化移民政策,即不仅从土地和财产上对移民进行殖民,更是对移民“灵与肉”的殖民。即使面对移民身份已从外国人转变为本国人的现实,法国仍将北非穆斯林移民定义为“他者”,拒绝赋予他们完全的公民权利,所有的政策努力都是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将移民文化同化成法国的都市文化,却从未考虑过平等接受业已存在的“他者”文化,使其融入和丰富法国的本土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北非移民背景和伊斯兰宗教认同特征的第四代法国青年因各自被分配的社会资源差异而出现分化,少数中产阶层较为成功地融入了法国社会,成为新一代有着故土情节的法国人,而多数无产和贫困阶层在无形中生活在“平行社会”,成为新一代无所适从的“纸上的法国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法国经济的不景气进一步加剧了移民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对社会资源的竞争,导致移民阶层内部分化加剧,其中极个别青年甚至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蛊惑利用,走上了异化和极端化的道路。

(责任编辑:李 意)

<sup>①</sup> Robert S. Leiken, *Europe's Angry Muslims: The Revolt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p. 4-7.